2026年11月12日 星期四
本版责编 陈 璐
电话:010-64294501 E-mail:whbfukan2025@163.com
中国文化报



水光浪影里的陆城

张逸云

陆城俯瞰 曾维平 摄

岁月如歌

到陆城,不必急着进城。先在江边站一会儿,让水把你接住,柔柔地揽入怀中。

长江从西北一路绕过来,走得很慢,却有分量,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就安然枕在这道水湾里。旧志里写到陆城,有"长江横其北,莼湖绕其东"的说法。这一"横"一"绕",江水的骨感与湖水的柔润就有了。

镇域16公里长江岸线,像一管蘸饱了墨的笔,横拖而过,笔锋顿一顿、按一按,落在纸上6个湿漉漉的名字:莼湖、枫桥湖、鲁家湖、白泥湖、肖田湖、洋溪湖。辽阔的水面,像条湿腰带系在古城腰间。

6个湖,脾气秉性各不相同。白泥湖的个性更有些特别。层层灰白的黏泥,细腻温润,俯身即可捧起。古人说这泥宜陶。泥以养器,器以养人,湖的命与城的命,从根上就是同一团泥。一湖黏泥,一片青瓷,一盏清茶,水、土、火三样东西,在这片湖上烧成了一炉。那釉色是湖水养出来的,灰灰的,青青的,看着就看见了白泥湖的水色。

一叶莼菜,则把莼湖烹饪出一碗鲜香。莼菜性娇,多长在江浙水乡,据《岳州府志》记载,整个湖南,唯独陆城的莼湖出产。陆城人管它叫"莼草",饥年里救过人的命,太平年月用来炖鲫鱼,一道清鲜,喝出满湖春汛。

一眼望去,陆城的水安静、怡然,其实,它底下压着极深的岁数。1987年,镇西的铜鼓山出土了殷商时期的青铜鼎和青铜觚,距今约3500年。专家鉴定,这是湖南乃至长江以南发现最早、最具盘龙城类型特征的商代早期遗址,是商代一处扼守江口的军事要塞。很长一段时间,史学界曾笃信"商文化不过长江"。但商人横渡黄河,越过长江,登上了铜鼓山。岁月穿梭,那幽幽青铜色,在波光潋滟的水边经久摇荡。

江水动荡不定,汹涌的波浪中,三国的硝烟弥漫开来。吴国都督陆逊在这一带屯兵、筑土城、操练水军。后人因此把这里叫作陆逊城,简称陆城。五代后唐清泰年间,楚王马氏在这里设了王朝场。北宋淳化五年(994年),王朝场升为王朝县,两年后改名临湘。直到1930年县治迁往长安驿,陆城做了将近940年的县城。900多年间,宋元明清四朝烟火,都曾在这座城里起落,县衙的鼓声、考棚的笔声、商船的橹声、寺庙的钟声,都在这一方水岸上叠着、响着,叠成沉积岩般的历史。

千百年江水奔流,数不清的舟楫在此系缆停泊,陆城成为名闻遐迩的游历之地。巡江官吏、贬谪迁客、隐居乡贤,纷纷停橹登岸,驻足这片江洲,留下脍炙人口的诗文。有两个读书人,不得不提。

一个是李白。唐至德二年(757年)深秋,李白因永王李璘一案被流放夜郎,行至白帝城遇赦,乘舟东行。船过了陆城东北十五里的鸭栏驿,他忽然想起江边还住着一位故人,便在"乱流若电转"的险处努力靠岸。好友裴隐,做过侍御,挂冠归来,就住在白马矶,与一位岫道人鼓琴自娱。裴隐不避嫌,卷起帐幕迎李白进门,升堂、赠衣,替他挡住人间的寒意。两人一别十几年,竟在这大江风口的石矶上重逢。当夜,他们说了些什么已没人知道,但李白留下了《至鸭栏驿上白马矶赠裴侍御》:"侧叠万古石,横为白马矶。乱流若电转,举棹扬珠辉。"

还有一个是孔武仲,北宋临江新喻人,孔子第四十七代孙,嘉祐八年进士,与兄孔文仲、弟孔平仲以文章名世,号称"三孔"。他一生南北转徙,做过湘潭县令,行旅的足迹来到这里,写下了《白湖泥》:"昔浮洞庭浪,今踏白湖泥。水陆虽异趣,客程皆崄巇……我今南复北,扰扰亦奚为。行役众所同,浩歌聊自怡。"孔武仲没有写湖光,他写的是泥。赶路的人,谁也躲不开泥泞与颠簸。他到底是通达的,路难走,便放声唱着往前走。嘉祐的晚钟还在江涛声里响着,钟声与脚步声叠在一处,像陆城给行役之人留下的一声抚慰。

"教广春水""鱼梁晴霭""马鞍落照""西湖莲芳""杨林晚渡""嘉佑晚钟""莼湖夜月""儒矶晓唱","陆城八景"像八枚闲章,盖在广袤的水域上,名字里都蕴着水意。春水、晴霭、晚渡、夜月、晓唱……一天的光阴被切成若干段,然后分段收纳起来,收纳起水的柔光和神韵、水的真情和诗意。

江声浩荡,水影飘摇,潮起潮落间,繁华长久地沉淀在一汪水域。

穿行大川

李熙斌

灯下漫笔

群山环峙,翠峦围合,川西芦山大川镇,静卧在邛崃山脉幽深的褶皱里。两条平整的水泥路穿山而出,一头衔接芦山县城的烟火,一头连通邛崃市井的繁华,将深山秘境与尘世暖意轻轻牵系。

大川镇群山,深秋自有万般诗意。举目望去,高海拔山林层次错落,秋风拂过山野,深浅赤红、暖黄与残留的青绿交织,次第舒展,绘就绚烂斑斓的秋林画卷。山间林海清新澄澈,丰富的负氧离子萦绕山谷,是一片天然的氧吧。

越往上,林子越幽深浓密:冷杉举起巨掌接住天空,珙桐在雾里开出白鸽似的花,藤萝垂成千万条手臂,把日光绞碎成满地碎金。转过一道山梁,箭竹丛赫然漫上山坡,绿得发沉发脆,风过处沙沙作响,像无数张嘴在交头接耳,低声传颂一支巡护队的故事。

一代代护林人扎根山野、默默坚守,让草木常青、万物繁盛,让深山无扰、国宝安居。自成立以来,大熊猫国家公园芦山县大川管护站常态化巡护,数十名护林人穿行大川峻岭与河谷,朝暮在岗、踏遍群山,守护生灵、修护生态,辖区连续多年未发生野生动物盗猎案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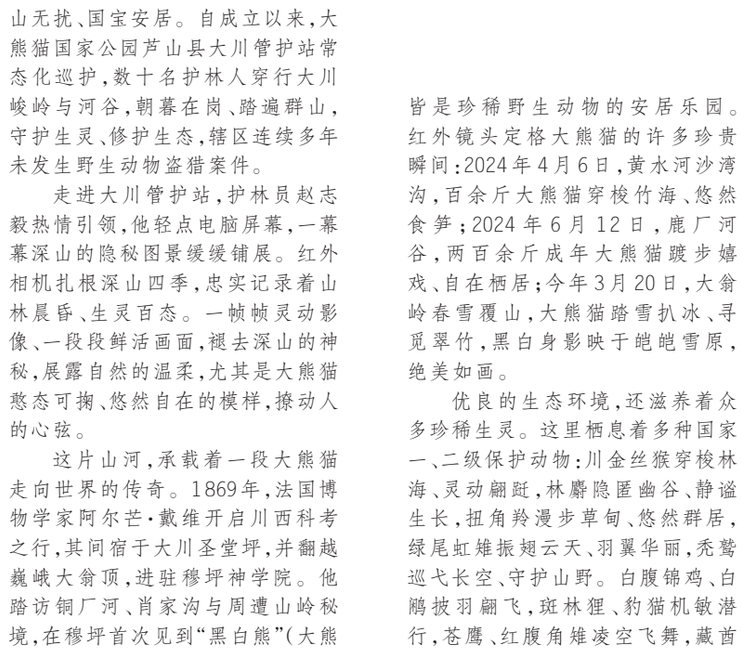
走进大川管护站,护林员赵志毅热情引领,他轻点电脑屏幕,一幕幕深山的隐秘图景缓缓铺展。红外相机扎根深山四季,忠实记录着山林晨昏、生灵百态。一帧帧灵动影像、一段段鲜活画面,褪去深山的神秘,展露自然的温柔,尤其是大熊猫憨态可掬、悠然自在的模样,撩动人的心弦。

这片山河,承载着一段大熊猫走向世界的传奇。1869年,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开启川西科考之行,其间宿于大川圣堂坪,并翻越巍峨大翁顶,进驻穆坪神学院。他踏访铜厂河、肖家沟与周遭山岭秘境,在穆坪首次见到"黑白熊"(大熊猫),采集珙桐等大量中国特有珍稀物种标本。诸多标本经大川古道转运出山,奔赴成都,远渡重洋,让隐匿川西万年的生灵,走出深山,惊艳世界。

百年流转,生灵繁盛更胜往昔。铜厂河码头以上群山、黄水河中咀以上山头,圣堂沟、大翁顶、沙湾河、鹿厂河、南天门等广袤山林,皆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安居乐园。红外镜头定格大熊猫的许多珍贵瞬间:2024年4月6日,黄水河沙湾沟,百余斤大熊猫穿梭竹海、悠然食笋;2024年6月12日,鹿厂河谷,两百余斤成年大熊猫踱步嬉戏、自在栖居;今年3月20日,大翁岭春雪覆山,大熊猫踏雪扒冰、寻觅翠竹,黑白身影映于皑皑雪原,绝美如画。

优良的生态环境,还滋养着众多珍稀生灵。这里栖息着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穿梭林海、灵动翩跹,林麝隐匿幽谷、静谧生长,扭角羚漫步草甸、悠然群居,绿尾虹雉振翅云天、羽翼华丽,秃鹫巡弋长空、守护山野。白腹锦鸡、白鹇披羽翩飞,斑林狸、豹猫机敏潜行,苍鹰、红腹角雉凌空飞舞,藏酋猴、黑熊安居山林,赤狐、黄喉貂灵动穿梭,毛冠鹿、水鹿悠游溪谷,岩羊、中华斑羚飞跃崖壁……万物各得其所、相生相伴,自成一套完整、鲜活的山地生态链。

风拂万顷竹海,簌簌成韵;河淌千山幽谷,生生不息。这片藏于川西的秘境沃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福地样板。



大川河谷的大熊猫 大熊猫国家公园芦山县大川管护站供图

无尽灯与传火者

——读钟兆云《高贵的匍匐》

李 舫

书海拾贝

1989年11月,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芯片展览会上,主办方的话很轻飘:"国际芯片会展,哪来中国的位置?"这话深深刺痛了一位53岁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回到住地,她流着泪写下:"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涟涟。"

这位流泪的科学家,就是钟兆云报告文学《高贵的匍匐》的主人公——被誉为"中国龙芯之母"的黄令仪。"匍匐"二字,是全书的文眼。黄令仪说过:"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她情愿隐姓埋名,做匍匐在地的一块砖、一块垫脚石。匍匐,从来不是屈服,那是把身子放到最低,把国家举到最高。

然而,"匍匐"只是这本书的第一眼;第二眼,是火。新婚之夜,师友给这对半导体新人一句赠言:"希望你们做一对永远的半导体传火者!""传火者"三字,几乎是对这部书更准确的命名。佛经里说"无尽灯":"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一盏灯点燃百千盏灯,而光明永不穷尽——这正是一代中国半导体人的命运。

全书以"小切口、大历史"展开,以一人之"芯路",串起一国之芯史。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半导体被列为"四大紧急措施";1958年,22岁的黄令仪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举荐入清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半导体人。1960年,她回到华中工学院,创建国内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实验室,带着成员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团队白手起家;1961年,专业下马,西一楼实验室的白炽灯在寒冬里黯然熄灭。1962年,她走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65年,她参加一五六工程;1966年8月,中国第一台完全自主设计的空间箭载计算机完成整机调试,比计划提前了一年多。这套"摔到地上、拿回来还在运行"的计算机,此后护送"东方红一号"上天,控制"东风五号"飞越太平洋。

这本书里处处是灯。喻家山下,实验室的窗棂是华中工学院不眠的眼睛,"那里的灯光比碎钻般的星子更亮";一五六攻关的日日夜夜,中关村南楼三层灯火彻夜不熄,"真是灯火辉煌一五六啊"——这句话,从此成了那支队伍的精神旗帜。

可是,1984年,"造不如买"的浪潮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室被撤销,"一百零八将"风流云散,只有陈晓东一人跟随。走出北楼大门,48岁的黄令仪坐在地上失声痛哭。"那不是绝望的泪,是不甘心的泪。就像看见自家的孩子要被夺走未来。"此后近15年,她与陈晓东二人奋战在微电子所,做出洗衣机芯片。日方竟将同类芯片断崖式降价到每片4元,欲绞杀中国自研之路。

转机在世纪之交降临。2001年5月,"龙芯"课题立项,胡伟武立下"搞不出通用CPU就提头来见"的军令状,启动经费却只有100万元。2002年1月,66岁的黄令仪受邀再入计算所;8月10日凌晨,安装了龙芯1号的计算机成功启动,结束了中国信息产业无"芯"的历史。她写下一首长诗,结尾是那句沉甸甸的告白:"母亲,我尽力了。"

细究起来,龙芯是一支被同一盏灯点亮的队伍。打来电话的青年林琦,出自夏培肃门下;执意相邀的李国杰、唐志敏、胡伟武,皆出自夏培肃门下——"中国计算机之母"以一灯传数灯,几乎照亮中国计算机的半壁江山。1998年香山会议上,夏培肃斩钉截铁:"通用CPU是核心技术,一定要做,绝不能受制于人!"金怡濂院士应声:"哪怕先做个586级别的处理器,也要迈出这一步。"而在微电子所追随黄令仪10多年的陈晓东,其父正是"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当年父亲指点儿子:集成电路"由大到小,到微,再到纳米,会是更尖端的方向"。

黄令仪不是只会燃烧自己,她把火护在手心里传给青年。她对学生说:"咱们这学科,至今还在跟跑。等到能领跑的那天,或许就是'两弹一星'那样的贡献。路还长,我们一起走吧。"这位"传火者"传下的,不只是版图与技艺,还有一句叮咛:真想干这一行,就得不计名利,不求闻达。

这部书里,那些匍匐的细节催人泪下。奔赴骊山之前,黄令仪把5岁的儿子托付给一位锅炉工,留下35元"代养费"——她的月工资,是56元;儿子踩着板凳生火做饭;女儿被安放在垫了旧棉被的木箱里,"上班了也不用担心摔"。获了国际大奖的芯片没有用武之地,她在中科院副院长面前激动陈情:"一个科技工作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呕心沥血做出来的东西,却'没有用'。"有人问她为何总那样动情,她答:"抗战时期,艾青在我的老家桂林写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泪水,原来都有来处。1936年,她生于南宁,半岁时,卢沟桥的枪炮声震碎童年,逃难路上,5岁的胞弟死于途中。1951年,她在桂林尧山之巅写下誓言:"愿以生命和鲜血保卫您,建设您!"她的父亲廖葛民是广西省立博物馆馆长,临终低吟鲁迅喜爱并手抄的诗句"风号大树中天立";母亲高亚丹是北大化学系的首批女学生,送她一册《居里夫人传》,扉页题着:"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家与国,早已在这个家庭里长成了一棵树。

科学家传记难写:既要写清技术的骨骼,又要写出人的体温。钟兆云以朴素而深情的笔触,让黄敞、夏培肃、韩景春、陈晓东这些名字,从历史的幕后走到台前;写失败与痛哭,也写桂林庆功时的马肉米粉与黑天鹅的玩笑,庄谐相济,血肉丰满。

回到1989年的那滴泪。11年后,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专利博览会上,中国芯片首次亮相便摘得银奖,黄令仪在颠簸的车厢里挥笔:"十年耻痛今宵去,芳草天涯迷人还。"

是的,高贵的从来不是匍匐,而是匍匐者心里的那座山。脸贴着大地的人,才听得见祖国心跳的声音;把自己放得低的人,才能把祖国托得更高。

是的,黄令仪将自己活成了一盏灯。灯的意义不是被仰望,而是在把黑暗照亮之后,悄悄退场,但我们记住了这个大写的人。

冬始(外一首)

王原昌

冬一旦立住
万物就开始删减
草叶伏低,把声色交还
那些曾喧闹过的
正把影子一寸寸收回暗处

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
风摘下最后一片叶子
没有用力
松动的东西,总是好摘的

从窗台缝里,抠出一颗
去年的银杏果
干了,没碎
有句话也是
捆着捆着
水分蒸发了
形状还在

回屋时
窗户留一道缝
不是等谁
是把冬天放进来
听它把话说完

青皮萝卜

初冬想起它
脆生生的甜便涌上来

超市码得齐整,一毛九
菜摊的带着泥,五角或八毛
我总绕开超市去市场
专挑带缨、歪扭的
最好还沾着夜露

过秤,掏钱,从不还价
多讲一分,就欠了那片地
也不问今年收成
就当弯腰的人,没白忙

拎回家
切丝,拌面,下油锅
炸出的丸子很香
嚼着嚼着,漫出一点别的味
像泥腥,又不是
说不清

蚕宝纸盒屋

刘诚龙

朝花夕拾

前些日子,路过一家小学校门口,见到几个小把戏,手上端着纸盒子,盒子展开,里面蠕动十来条蚕子虫,白白胖胖,滚滚壮壮。忍不住停步,带笑投目,如见当年自己。怕有二三十年没见过蚕宝宝了吧?而今看蚕学校边,鬓已星星也。

养蚕当工作的,从业者确多阿嫂阿婶;有点怪,养蚕当赏心乐事的,多半是男孩子。估计是蚕的模样有点吓人,身上虽无毛,蠕动起来,形态跟毛毛虫无异,妹子崽见了,自然花容失色。其实,蚕宝宝初见可怕,熟了就会觉得蛮可爱。它们不咬人,无毒,没有毛刺,绵软软,粉嘟嘟,丝滑滑;无事静坐,听它们沙沙沙吃桑叶,如听一段放松身心的轻音乐。

只是养蚕,着实需要母性情怀。老家没谁以养蚕为业,屋前屋后没种啥子桑树,往往要转几个地方,才寻到一棵。男伢子兴趣来了,跑两三个山头去摘桑叶,不是问题;若是一时懒了,蚕子虫便要饿肚子。有一种野灌木,老家叫麻叶子,蚕子虫也吃,但麻叶子只能哄一两天,吃多了,多半会死。蚕子虫盛时,养其家糊其口,是蛮重的责任。洗桑叶也是个"女工活",要洗清亮,更要耐心揩干,蚕子虫蛮娇嫩,吃了湿漉漉的桑叶,会闹肚子。

给蚕子虫弄个房子,曾是最伤脑筋的事。不知养蚕专业户用啥给蚕子虫造屋,当年我养蚕,感觉它们最喜欢纸房子,常常撕掉作业本,折叠成四方小盒。但作业本纸太薄,薄纸片建成的蚕屋不经事,多开合几回就烂了。置于桌上,寒气也重,蚕子虫经不住寒冷,受寒受冻会长得不好,甚至一病不起。

最让人妒羡的,是能弄到药纸盒的同学。石头谢家的谢板板,跟我同班,他爹当赤脚医生,他给蚕子虫弄的房子,是药盒子。装药的盒子纸片坚硬,长长的,宽宽的,扁扁的,正是蚕子虫的豪华之居。吡的一声,开了,啪的一声,关了。那一开一关,如小姐开珠宝盒,如老板开藏金阁。读书那会儿,羡慕过别人草绿色的军用书包,羡慕过别人画有海鸥的皮面文具盒,只是那些贵重物品离我太遥远,最切近的羡慕是,他们养蚕,有一个坚硬的、精美的药盒子。

那年月药盒子少有,乡亲们一般的病难得打上一针,一个药盒子装10支到12支药,把这盒子空出来,要等漫长时间。喜欢养蚕的男伢子,全班都是,都想要药盒子。谢板板身价陡增,大家争相夤缘。谢板板晓得自己出身不凡,漫天要价,偶尔从他爹那里弄来一个空药盒,便对大家喊:"捐脚赚盐吃的,快来。"捐脚赚钱是:把他的脚扛在肩膀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居然有几个同学奔了去,交相捐脚。

我打小面子薄,这等辱人事,吾不为。药纸盒诱惑大焉,我倒是给谢板板干过砍柴事:"我给你砍一担柴,你给我向你爹弄一个药盒子。"谢板板说要得。那日与谢板板一起上山砍樵,谢板板斜躺山坡坡,双脚交叠,扯了根茅草根,在那边嚼边摇脚。我劲头十足,猴子般爬树,砍樵,捆柴,龇牙咧嘴给他担回家,守在他家门口,等他拿来药盒子。许久,他出来:"还冇得,等我牙牙(父亲)有了,给你。"

到现在,我都没等到谢板板给我药盒。倒是他牙牙曾给了我一个。那日,感冒蛮厉害,连日不起,老娘吓着了,跑去喊谢板板他爹。谢板板他爹背着个四方形的皮箱,皮箱棕红色,露在外面的那边,有个白底红十字。看到他来,我软塌塌的身体忽然硬邦邦起来,他是来钻屁股的!我哭啊,骂啊,对着他挥拳,踢腿。谢板板他爹耐心蛮可以,却也架不住我扯猛疯,叫我娘捉我脚,叫我爹捉我手,还是压不住。猛然间,我看到药箱里有个白底红字的药盒子,便停了闹:"给我药盒,我就不哭。"谢板板他爹说:"要得,给你一个。"药到没病除,药盒到了,我不医闹了。

以前见到谢板板他爹,背后要向他扔石子,专门打人屁股的,当然可恶。这次后,再没对他背影吐痰了。只是很多年没看到他背影了——赤脚医生已多年不见了。

终于给蚕子虫弄到了高级房屋,其欣喜不亚于后来买到商品房。养起蚕来,更起劲、更用心了。野小子大发母性,为其谋食桑叶劲头很足,时不时开盒,一日怕要看十回,还带到学校,藏课桌下,偶尔打开看。老师看到了,竟也不投粉笔头掷我脑壳。

蚕子虫结茧、破茧、变飞蛾后,我们都会折一只纸船,去小溪边,把飞蛾放在纸船上,送它远行。印象里口中还念念有词,大意是祝福,具体什么词,倒是忘记了。那送行节目,是养蚕最后一个仪式,心情是少年时代少有的郑重。